

從量化到情態：副詞「都」的演變

林 怡 岑*

提 要

本文大致贊成張誼生（2005）的看法，認為「都₁」一方面在東漢、六朝衍生出「程度」用法，另一方面也在宋代以後逐步演變為「都₂」、「都₃」。但關於演變的動因與機制，本文有不同的觀點，因此借鑒現代漢語的相關研究重新分析副詞「都」的演變過程，主要的研究價值有三點：1. 藉由語法化的來源，以及用法的分析，更清楚地說明「表示聚集、聚總的動詞 > 都₁ > 『程度』用法」的演變如何形成，並將「程度」用法界定為集體性的量化用法，而與「都₂」、「都₃」的情態用法加以區別；2. 分析量化用法的性質（集體性、分配性）、方向（左、右）、對象（名詞組、介詞賓語、事件、謂語），更具體地描述從古到今「都₁」所經歷的用法轉變；3. 使用概念域、話題、焦點的理論，解釋「都₁ > 都₂ > 都₃」的演變過程。

關鍵詞：「都」、量化、情態、程度、副詞

本文於 110.05.18 收稿，110.12.08 審查通過。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DOI:10.6281/NTUCL.202112_(75).0003

From Quantification to Modality: The Evolution of Adverb “Dōu”

Lin Yi-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generally agrees with Zhang’s publication (2005) which states that the usage of dōu₁ was developed to refer to “degree”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Six dynast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had become dōu₂ and dōu₃ gradually after the Song dynasty. However, this study addresses different opinions from Zhang’s (2005) regarding the motivations and mechanisms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adverb dōu. Referring to previous researches about the usage of the adverb "dōu" in modern Chinese, this study re-investigates the evolution of the adverb "dōu" in history. This study mainly contributes to explain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verb which expresses ‘gather’ > dōu₁> the usage of ‘degree’” in a more precise way by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dōu₁ and analyzing its usages.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defines the usage of “degree” as collective quantification, and distinguishing the usage of “degree” from dōu₂ and dōu₃ which expressed modality. Secondl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perties (collective or distributive), directions (left or right), and objects (NP, the object of prepositions, event, predicate) of quantification that described the change in the usage of dōu₁ more specifically. Thirdly, the research utilizes the theory of conceptual domain, focus and topic to explain the evolution of dōu₁> dōu₂> dōu₃.

Keywords: dōu, quantification, modality, degree, adverb

*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從量化到情態：副詞「都」的演變^{*}

林 怡 岑

一、前 言

副詞「都」是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熱點議題，從 1980 年代迄今一直有相關的論文持續發表，在共時用法上有深入的探討。相較之下，在歷時演變上，副詞「都」的來源為何？用法又如何發展？關於這些問題，雖然也有不少討論，但多停留在表面現象的描寫，即便有進一步的解釋，也可能因為對文獻語料的觀察不夠全面，或是在分析時未掌握到關鍵，而影響了解釋效力。

了解副詞「都」的來源及用法發展，不僅能比較古今漢語的異同，更精準地解讀古代文獻，也能從語言演變的角度觀察現代漢語裏副詞「都」的各種用法如何衍生，而有助於掌握其核心用法。因此，本文重新觀察歷史文獻裏副詞「都」的使用情形，也借鑒現代漢語的相關研究分析其用法，並說明演變的動因與機制，對副詞「都」的演變提出更完整與深入的研究。

關於副詞「都」的用法，可用呂叔湘（1999[1980]：177-178）的分類作為研究基礎：「都₁」，表示總括全部，總括的對象通常放在「都」前，例如「每個孩子都長得很結實。」「都₂」，甚至，例如「我都不知道你會來。」與「連」字同用時，有強調語氣的作用，例如「連這麼重的病都給治好了。」「都₃」，

* 本文為作者 2021 年 1-5 月，於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魏培泉研究員之科技部專題計畫「上古漢語副詞『皆』」下，擔任博士後研究員期間，所執行之研究計畫「從範圍到情態——副詞『都』的演變」的研究成果。投稿後承蒙三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得以修正、補充本文的論證，在此謹致謝意。

已經，句末常用「了」，例如「我**都**快六十了。」

副詞「都」如何衍生出這些不同的用法？從古到今經歷了什麼樣的演變？對此，前人研究大致包含下列三個面向。

一是「都₁」與「程度」用法的關係。一般認為，「都」的本義是名詞「有先君宗廟的城邑」，之後擴大引申為名詞「民眾聚集之處」，以及動詞「聚集、聚總」，並在東漢時由動詞語法化為副詞。¹但由於東漢、六朝的文獻裏，除了「都₁」，還有「程度」用法，因此有了發展先後的爭議：楊榮祥（1998）認為是「『程度』用法 > 都₁」；武振玉（2001）、張誼生（2005）認為是「都₁ > 『程度』用法」；葛佳才（2005：195）、董秀芳（2010）主張兩種用法是「都」基於同一語義、句位，向不同方向的同時虛化，孰先孰後很難斷定。而谷峰（2015）則是從文獻解讀入手，提出東漢文獻裏只有「都₁」，沒有「程度」用法。此外，關於「程度」用法的性質，前人也有不同的見解：楊榮祥（1998）視之為「都₁」的次類；張誼生（2005）、董秀芳（2010）、谷峰（2015）將其界定為「語氣副詞」或「強調副詞」；武振玉（2001）、葛佳才（2005）則未明確說明。

二是「都₁」的用法發展。楊榮祥（1998）、武振玉（2001）、張誼生（2005）都留意到，在歷史上「都₁」可以比較自由地總括右方的賓語，與現代漢語不同，但在時代的判斷上有些出入：楊榮祥（1998）認為發生在宋代，武振玉（2001）、張誼生（2005）認為發生在東漢、六朝。至於從什麼時候開始「都₁」主要總括左方的主語而趨近於現代漢語，楊榮祥（1998）、武振玉（2001）都認為是元代，張誼生（2005）則未說明確切的時代。

三是「都₂」與「都₃」的演變來源。張誼生（2005）認為副詞「都」在元代以後完成「都₁ > 都₂ > 都₃」的演變，但董秀芳（2010）提出「都₃」來自「程度」用法，是強調用法從否定句擴展到肯定句。

本文在檢視文獻語料後認為「都₁」是最早出現的副詞用法，它一方面在

¹ 如楊榮祥（1998）、武振玉（2001）、葛佳才（2005：190-191）、張誼生（2005）、董秀芳（2010）等。

東漢、六朝衍生出「程度」用法，另一方面也在宋代以後逐步演變為「都₂」、「都₃」，大致的演變過程如張誼生（2005）所述。但關於演變的動因與機制，本文的看法與張誼生（2005）不同，²也認為有必要再探討「都₁」的用法，並與演變聯繫，才能提出更完整的論述。為了更精確地分析「都₁」的用法，以及了解它與「程度」用法、「都₂」、「都₃」的關聯，有必要借鑒現代漢語的相關研究。此外，由於「都₁」在古代漢語裏的用法與現代漢語不盡相同，因此重新觀察「都₁」的用法發展，將語言現象的觀察從共時平面擴展到歷時演變，對於解決現代漢語研究裏副詞「都」在用法分析上的爭議，應當也有所助益。

二、現代漢語副詞「都」的研究

（一）文獻回顧

約自 1980 年代起，研究形式語法與形式語義學的學者便開始運用相關理論探討現代漢語裏副詞「都」的語義功能及邏輯性質，並試圖提出一致的解釋。這些研究多以「都₁」作為重心，延伸探討了下列三個議題。

一是「都₁」的核心功能。Lee（1986）首先將「都₁」視為「全稱量詞」（universal quantifier），並指出使用「都₁」的句子只能作「分配性解讀」（distributive reading），不能作「集體性解讀」（collective reading）。例如「他們買了一部車」，意思是「他們一起買了一部車」；而「他們都買了一部車」，意思卻是「他們各自買了一部車」。

但除了「分配性謂語」（distributive predicate）外，「都₁」也可用於某些類型的「集體性謂語」（collective predicate），例如「那些人都是夫妻」，

² 在演變的動因與機制上，本文為何不同意張誼生（2005）的看法，將在之後的各章節裏詳細說明，此處暫不贅述。

因此產生了歧見。Lin (1998)、潘海華 (2006)、蔣靜忠、潘海華 (2013)、馮予力、潘海華 (2018) 等仍將「都₁」視為全稱量詞，但提出了看法的補充與修正。另外，也有不少學者提出新的觀點，例如：Huang (1996)、袁毓林 (2005a、2005b) 認為是「加合算子」(sum operator)；Giannakidou & Cheng (2006)、Xiang (2008) 認為是「最大化算子」(maximality operator)；徐烈炯 (2014) 主張只要說話者認為句子表達的某個方面有某種程度，就可以使用「都₁」，而將其界定為「情態附加語」(modal adjunct)。

二是「都₁」的關聯方向。在現代漢語裏「都₁」關聯的方向普遍在左，但偶爾也在右，而這種關聯方向在右的少數用例引起了學者的關注與討論。

蔣嚴 (1998) 認為「都₁」只關聯左方的成分，看似右方的例外皆可透過「預設」(presupposition) 的概念獲得解釋，例如：「小李都買呢子的衣服」是依其語境預設「小李在某段時間買了{一些東西/一些衣服}」；「我都通知他們了」，「都₁」真正關聯的是「他們」的「先行詞」(antecedent)，這是語句預設的一部分；「你都喜歡吃什麼」則是假定一個確定的集合作為疑問詞的範圍，而「都₁」關聯的對象就在隱含的預設中。

但袁毓林 (2005b)、蔣靜忠、潘海華 (2013)、馮予力、潘海華 (2018) 認為「都₁」關聯的方向既可以在左，也可以在右，只是右方較為受限。

袁毓林 (2005b) 認為，從焦點理論的角度來看，「都₁」是一種「全局性」(global) 的「焦點敏感算子」(focus sensitive operator)，而根據焦點衝突假設，疑問代詞表示的「局域性」(local) 焦點必須在全局性焦點算子「都」的統制域之中，所以在「你都見過哪些同學」這樣的句子裏，疑問代詞引出的「關聯 NP」只能出現在「都」的右側。此外，他也假設「關聯 NP」及「都 VP」是「話題—說明」關係，並以此解釋為何「關聯 NP」能夠「省略」(ellipsis) 或「隱含」(implicated)，以及「都₁」可以關聯介詞「把」或「對」的賓語，卻不能關聯介詞「被」的賓語的原因。

蔣靜忠、潘海華 (2013) 以潘海華 (2006) 的觀點為基礎，提出一套更完整的語義解釋模式。他們認為，「都₁」可以引出一個由「全稱量化算子

「*dou*」、「限定部分」、「核心部分」組成的三分結構，而從句法結構到三分結構的映射會依照 P1 優先於 P2 的順序來遵循下列兩條原則：P1. 如果「都」左邊存在著可以充當量化域的短語，或可以由焦點、語境等推導出的量化域，就把它映射到限定部分，並把句子的其餘部分映射到核心部分；P2 如果述題中含有一個對比焦點成分，就把它映射到核心部分，同時把句子的其餘部分映射到限定部分。其中，P2 的原則說明了關聯方向在右的例子是如何形成的。

馮予力、潘海華（2018）則是將「都₁」的量化結構映射區分為兩類：一是「話題—述題」映射，即向左量化，對應窮究性（等同於分配性）的語義特徵；二是「背景—焦點」映射，即向右量化，對應排他性的語義特徵。關於後者，他們以「他都吃的饅頭」為例，說明對比焦點「饅頭」被映射到核心域，剩下的背景部分「他吃的」則對應於限定域；由於限定域中的背景部分是一個開放性的命題，其中有一個由對比焦點引出的焦點變量 *f*，而全稱量化算子「都」會對所有 *f* 的賦值進行限定，要求 *f* 滿足焦點部分所對應的「一般語義值」（ordinary value），因此得到這樣的量化式——「對於他吃的每一樣 *f* 來說，*f* 都具有饅頭的屬性」，而由此衍生排他性，表示「他沒吃別的，只吃了饅頭」。

三是「都₁」與「都₂」與「都₃」的關係。蔣巖（1998、2009）、Xiang（2008）、蔣靜忠、潘海華（2013）、徐烈炯（2014）都認為「都₂」、「都₃」其實與「都₁」有著同樣的用法。

蔣巖（1998）先是提出，「都₂」、「都₃」仍表示總括。例如「連我都認識他，不要說別人了」，既然最不可能的「我」都認識「他」了，在語用分級中可能性高於「我」的其他個體必然也認識「他」，因此「都」作用的對象不是「我」，而是整個集合。又如「都十二點半了，怎麼還不下課」，「十二點半」是說話人視角中最近的事態，在此之前還有相關事態的發生，聽者能補出一個有序的集合，該集合以時間為緯線排序，集合中所有的事態都是「都」的作用對象，而這樣的句子也可以調整為語義大致相同的「連十二點半都到了，怎麼還不下課」。之後，他（2009）又提出「都₂」可被視為「梯級算子」

(scalar operator)，與「都₁」一樣具有總括義，總括對象是自身這個話語「命題」(proposition)和所有為其所推衍的命題，兩者的差別只在於：「都₁」覆蓋的是同質最小事件的最大集合，具有分配性；「都₂」覆蓋的是同類最小事件的最大集合，具有聚合性。至於「都₃」則是將相關的時間因素納入梯級模型的維度，與「都₂」具有相同的性質。

Xiang (2008) 主張最大化算子「都」不只可應用於「一組覆蓋」(a set of covers)，如「都₁」；也可應用於「一組焦點引發的選擇」(a set of focused alternative)，或「一組依程度排序的梯級」(a set of degrees ordered on a scale)，如「都₂」、「都₃」等。

蔣靜忠、潘海華 (2013) 根據兩條原則——A. 「都」的量化域是否由「都」左邊的成分提供，B. 「都」的量化域中的成員是否存在等級差別，將「都」的用法區分為下表：

表(一)

都 (表全稱 量化)	都 ₁ [-B] (量化域無序)	都 _{1a} [+A]，無排他性	大夥兒 <u>都</u> 同意。
		都 _{1b} [-A]，有排他性	他 <u>都</u> 穿呢子衣服。
	都 ₂ [+B] (量化域有序)	都 _{2a} [+A]，無排他性	<u>連</u> 這麼重的病 <u>都</u> 給治好了。
		都 _{2b} [-A]，有排他性	<u>都</u> 十二點了，還不睡。

其中，「都_{2a}」等同於「都₂」，「都_{2b}」等同於「都₃」。因此，「都₂」、「都₃」與「都₁」的差別只在於量化域是否有序。

徐烈炯 (2014) 則主張「都₁」、「都₂」、「都₃」等各類「都」字句無不表示某一方面到了某種程度，並強調「都₁」也包含了主觀成分，但不一定指極端的、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或現象。

(二) 本文觀點

首先關於「都₁」的核心功能，本文認為還是可以界定為「全稱量詞」，

因為「都₁」能夠與一個集合產生關聯，並且把某種屬性賦予集合內的所有個體，確實具有全稱量化的作用，只是賦予的方式不全然相同。以擁有四個個體的集合為例，使用「都₁」來賦予屬性時，可能有下列三種方式：第一種是各自具備，例如「這四個人都買了一部車」；第二種是兩兩一組，例如「這四個人都是夫妻」；第三種是合為一體，例如「這四個人都是高中同學」。因此可以再根據賦予的方式，對「都₁」的用法作「分配性解讀」（第一種方式）或「集體性解讀」（第二、三種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漢語裏，除非謂語本身就具有集體性，³ 否則一般而言在使用「都₁」的情況下多作分配性解讀。⁴ 可是在古代漢語裏，即便謂語本身並不具有集體性，有時也必須對使用「都₁」的句子作集體性解讀。關於這一點，本文第三章裏將有進一步的論述，而必須先說明的是，我們之所以能判斷「這四個人都買了一部車」指的是「這四個人各自買了一部車」，是因為現代漢語裏「都₁」具有「只要不與集體性謂語搭配，通常作分配性解讀」的規律，所以能夠根據語感判定，可是在古代漢語裏這樣的規律尚未形成，因此只能從句義、語境來推斷，有時也會有模稜兩可的情況，不一定都能清楚地辨別。

其次，本文贊成「都₁」也可以關聯右方的成分。

一來是因為這樣的看法能夠更好地解釋現代漢語裏相關的語言現象。以「小李都買呢子的衣服」為例，蔣巖（1998）提出當中存在著「小李在某段時間買了{一些東西／一些衣服}」的預設，並認為「都₁」真正關聯的是這個預設所提供的集合，而不是右方的「呢子的衣服」。可是這樣的解釋不僅較為

³ 例如「是夫妻」、「是高中同學」，無法由單一個體構成謂語指謂的關係，所以是集體性謂語。

⁴ 例如「這四個人都買了一部車」，「買了一部車」的謂語並沒有分配性或集體性的限制，既可以由個體達成，也可以是集體完成，但在使用「都₁」的情況下通常會作分配性解讀，認為是「這四個人各自買了一部車」，而非「這四個人一起買了一部車」。

曲折，又難以證明預設的存在，而且也只適用於一種情況。相較之下，蔣靜忠、潘海華（2013）提出當「都₁」關聯右方的成分時具有排他性，⁵不僅在解釋上較為直截，且符合一般的語感，也能聯繫到「都₃」的用法，⁶進而歸納出具有普遍性的原則。

二來是因為在古代漢語裏「都₁」可以比較自由地關聯右方的賓語或介詞賓語，例如「儒生不能都曉古今」（《論衡·謝短》）、「都將命乞花」（韓愈〈遊城南十六首：嘲少年〉）。假使堅持「都₁」只能關聯左方的成分，這一些古代漢語裏的用例將難以解釋。

最後，本文一方面採納「都₂」、「都₃」也有量化作用的說法，因為這樣的觀點可以運用「焦點」（focus）理論來解釋，也有助於推論「都₁>都₂>都₃」的演變過程；另一方面也以「語用尺度」（pragmatic scale）的理論說明為何它們都具有表示說話者主觀評價的功能，可以被視為「情態副詞」（modal adverb）。⁷

⁵ 試比較下列這組用例：「呢子的衣服小李都買」，意思是所有呢子的衣服小李都買，但小李也可能還買了棉製的、麻製的等其他材質的衣服，不具有排他性；「小李都買呢子的衣服」，意思是小李只買呢子的衣服，不買其他材質的衣服，具有排他性。

⁶ 試比較下列這組用例：「連十二點都到了，還不睡」，可以包含十點、十一點等比十二點更早的時間，不具有排他性；但「都十二點了，還不睡」，只能是「十二點」這個時間，不能是其他更早的時間，具有排他性。

⁷ 情態副詞有時也被稱為「語氣副詞」、「評價副詞」、「評述性副詞」等。「語氣副詞」的歷史較久，使用普遍，容易被讀者接受，但用語氣（mood）的名稱探討情態（modality）相關的功能，會讓兩個範疇更加糾纏不清；「評價副詞」、「評述性副詞」可以從名稱上凸顯表達說話者主觀性的用法特色，但有範圍界定不一的問題，有些學者用來指涉一般所說的語氣副詞，有些學者用來指涉語氣副詞中的一個小類，容易造成讀者的混淆。因此，本文認為採用「情態副詞」這個名稱可使名實相符，在範圍的界定上也大致符合過去對語氣副詞的普遍認知，至於「評價」是否可歸入情態系統的爭議，可藉由對情態的擴大界定或重新詮釋來解決，相關研究請參見謝佳玲（2002）、徐晶凝（2008）等。

三、「都₁」的來源與發展

「都₁」是從表示聚集、聚總的動詞語法化而成的，下列這一組用例可以說明演變的過程：⁸

- (1) a. 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_i都_{0i}養。（《史記·儒林列傳》）⁹
 b. 置平準于京師，都_{0i}受天下委輸_i。（《史記·平準書》）¹⁰
 c. 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_{0i}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漢書·翟方進傳》）¹¹
 d. 頃撰其遺文_i，都_{0i}為一集。（曹丕〈又與吳質書〉）

例(1)裏的「都」皆是表示聚集、聚總的動詞。這樣的動詞「都」經常帶上零形賓語 \emptyset （也就是一般所說的省略賓語），並出現在另一個謂語之前，構成「都 + VP」的連謂結構。從例(1)可以觀察到，零形賓語 \emptyset 指涉的對象皆為名詞組，有些出現在左方，如例(1a)的「弟子」、例(1d)的「其遺文」；有些出現在右方，如例(1b)的「天下委輸」；有些可從語境推知，如例(1c)可以推測聚

⁸ 例(1)的四則語料，葛佳才（2005：190-191）也曾援引。本文贊同他的看法，認為這四則語料的「都」仍是表示聚集、聚總的動詞，並進一步分析這類動詞「都」的賓語，以及對副詞「都」所遺留的影響。

⁹ 例(1a)，《史記索隱》：「謂倪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烹為養』。」西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鼎文書局，2002年），第4冊，頁3125。《漢書·兒寬傳》作「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顏師古《注》：「都，凡眾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5年），第3冊，頁2628。將「都」釋為「凡眾」，不易解讀「常為弟子都養」，故本文認為可將「都」視為表示聚集、聚總的動詞，而把整句話翻譯為「常聚集弟子為之烹煮食物」。

¹⁰ 例(1b)，意思是「在京師設置平準官，聚集、收受各地運來的貨物」。

¹¹ 例(1c)，顏師古《注》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第4冊，頁3412。意思是「聚集諸生講授經義」。

集的對象是「諸生」。而由於語義重心常側重在後面的VP上，因此促使了「都+VP」從連謂結構「重新分析」(reanalysis)為狀謂結構，「都」也由動詞語法化為副詞。

「都₁」最早可見於東漢、六朝。以下先分成三個時期，依序描述「都₁」在古代文獻裏的使用現象，然後再總結「都₁」的用法發展，並加以說明。

(一) 東漢、六朝

在東漢文獻裏已有「都₁」量化左方名詞組的用例：

- (2) a. 魯人得戴角之麋，謂之麒麟，亦或時生於麋，非有麒麟之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於鵠鵠，毛奇羽殊，出異眾鳥，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眾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麒麟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麒麟，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論衡·講瑞》）
- b. 一切菩薩了無有處，了不可見，何所為菩薩般若波羅蜜？如是說，菩薩都不可得見，亦不可知處處，了無所有，當從何所法中說般若波羅蜜？（東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一》）

例(2a)，楊榮祥(1998:312)認為當中運用了「並提」的修辭，前文論述「鳳凰與其他鳥類無本質上的區別」、「麒麟與其他獸類無本質上的區別」，最後總結「鳳凰、麒麟都與鳥獸同一類」，並因此判斷「都」不表示對前面成分的總括，而是強調程度。本文同意「並提」的看法，但認為這並不表示「都」沒有量化的作用，而是不能作分配性解讀，說「鳳凰與鳥獸同一類，麒麟也與鳥獸同一類」；只能作集體性解讀，表示「鳳凰、麒麟這些珍禽異獸與一般鳥獸同一類」。例(2b)，谷峰(2015:232)認為「菩薩」是「一切菩薩」的省稱，具有複數義，因此「都」是量化副詞，此說可從。

在東漢、六朝的文獻裏，「都₁」向左量化的，經常是例(2b)這一類，形態上沒有標記，但隱含了複數義的名詞組，例如：

- (3) a. 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抱朴子內篇·仙藥》）

- b.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世說新語·尤悔》）
- c. 如捕魚師，布網捕魚，魚都馳散。（西晉三藏竺法護譯《生經·卷二》）
- d. 愚人即便而作念言：「若純以稻麩不如合稻而用作之，壁可白淨泥始平好。」便用稻穀和泥用塗其壁望得平正，返更高下，壁都劈裂。（蕭齊求那毘地譯《百喻經·卷二》）

例(3a)是「所有的瘡傷」，例(3b)是「所有的宿命論」，例(3c)是「所有的魚」，例(3d)的「壁」看似單數，但可以再切割為不同的部分，表示「牆壁所有的部分」，而仍具有複數義。

有時也會以「眾」、「諸」等形容詞明確地標示出複數義，例如：

- (4) a. 若其不致，眾事都息，吾等可無尤矣。（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八》）
- b. 佛為說法，應適其情，即時開悟，諸欲都淨，得阿羅漢。（元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一》）

列出集合成員的用例，在東漢、六朝的文獻裏較為少見，¹² 即使有也不能作分配性解讀，例如：

- (5) a. 又有「壺橘」，形色都是甘，¹³ 但皮厚氣臭，味亦不劣。（《齊民要術·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橘一四》）
- b. 時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天、諸龍、諸阿耨倫民、諸閻又鬼神、諸迦樓羅鬼神、諸甄多羅鬼神、諸摩睺勒鬼神、諸人、非人，無央數都不可計。（東漢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卷上》）
- c. 世間愚人亦復如是，不別時節春秋冬夏，便於冬時擲種土中望得果實，

¹² 在中央研究院中古漢語標記語料庫裏，「都 1」量化左方名詞組的用例可以確認的有 183 筆，其中只有 21 筆列出集合成員，大約佔了 11%。

¹³ 繆啟愉校釋：「『甘』這裏指『柑』，漸西本無『是』字，是把『甘』當作『甜』，黃麓森已指出其錯誤。」後魏·賈思勰原著，繆啟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臺北：明文書局，1986 年），頁 579-580。

徒喪其功空無所獲，芽莖枝葉一切都失。（蕭齊求那毘地譯《百喻經·卷四》）

- d. 菩薩摩訶薩夢中不恐不怖不難不畏，夢中若見郡縣，其中兵起展轉相攻，若火起，若見虎狼師子及餘獸，若見斷人頭者，如是餘變化大勤苦者，多困窮者，飢者渴者，都以厄難，悉作是見，其心不恐不怖不驚不搖。（東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七》）

- e. 所居舍宅，被服飲食，都皆自然，皆如第六天王所居處。（吳支謙譯《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卷上》）

例(5a)的意思並不是「外形是柑橘，顏色也是柑橘」，而是「外形、顏色整體看來都是柑橘」；例(5b)不是指「比丘的數量不可計，比丘尼的數量不可計……諸人、非人的數量也不可計算」，而是「比丘、比丘尼……諸人、非人相加起來，數量眾多不可計算」；例(5c)也不是指「芽失去了，莖失去了，枝失去了，葉也失去了」，而是「芽、莖、枝、葉一起失去了」；因此這三個例子都只能作集體性解讀。例(5d)既可以解釋為「大眾生有的夢見兵變是因為厄難而作，有的夢見火災是因為厄難而作……有的夢見飢渴是因為厄難而作」，也可以解釋為「大眾生有的夢見兵變，有的夢見火災……有的夢見飢渴，一切惡夢一起因厄難而作」；例(5e)既可以解釋為「房舍自然而生，衣服自然而生，飲食自然而生」，也可以解釋為「房舍、衣服、飲食一起自然而生」；因此這兩個例子作分配性解讀或集體性解讀都可以。

當「都₁」向左量化具有複數義的名詞組時，該作分配性解讀，還是集體性解讀，比較不容易判別；但若列出集合成員，則多適合作集體性解讀，只有少數用例亦可作分配性解讀。從這樣的語言現象推論，「都₁」應當是先有集體性的用法，然後才衍生出分配性的用法，與現代漢語裏多表示分配性的情況很不一樣。此外，「都」還可以表示「總共」，例如：

- (6) 已得大王六十四錢，今者願王，更與一錢，我今復往彼村聚落，自取一錢，都合得成六十六枚。（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五十四》）

例(6)表示左方所提及的錢數全部加總後共得「六十六枚」。這樣的用法亦可

視為集體性量化的一種，而歸入到「都₁」之中。

除了左方的名詞組外，在東漢、六朝的文獻裏「都₁」也可以量化右方的賓語，例如：

- (7) a. 儒生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論衡·謝短》）
- b. 人復不可都絕陰陽，陰陽不交，則坐致壅闕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抱朴子內篇·釋滯》）
- c. 沙門復有二事。何等為二事？一者都犯戒，二者於法中無所得。（東漢支婁迦讖譯《佛說遺日摩尼寶經》）
- d. 吾等巨海，唯斯三珠為吾榮華。道士悉得，吾等何榮。寧都亡諸寶，不失斯珠。（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一》）
- e. 闍士法本無中道取證。何以故？本願都護衆生，為興弘慈，念具功德不中取證。（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卷四》）

例(7a)，谷峰（2015：231）曾提到前文已指出「古今」是指從混沌初開到秦漢各個時期的史事，因此是指「所有的史事」，而非「古之事與今之事」；例(7b)，從後文「陰陽不交」看來，將「陰陽」解釋為「所有的陰陽化生」，可能也比「陰與陽」切合文義；例(7c)是「所有的戒律」、例(7d)是「所有的寶物」、例(7e)是「一切有情識作用的生物」。當中量化的對象都是具有複數義的名詞組，用法與例(3)、(4)相似。

在現代漢語裏，「都₁」量化的名詞組通常位在左方。就例(7)來看，必須將被量化的名詞組從賓語的位置移到「都₁」之前，變成「古今都曉」、「陰陽都絕」、「戒都犯」、「諸寶都亡」、「衆生都護」，才能翻譯成通順的白話文。由此可見，在古代漢語裏，當「都₁」量化的名詞組可作為句中的「受事者」（patient）時，所在的位置較現代漢語自由，既可位於「都₁」的左方，如例(3b)，也可位於「都₁」的右方，如例(7)，而且在用法上沒有差異。

另外，在東漢、六朝的文獻裏還可以見到「都₁」量化左方介詞賓語或事件的用例，但數量較少，本文目前只檢索到下列4筆：

- (8) a. 王復以國藏珍寶都付太子勸令布施。（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二》）

b. 大王答言：「我不欲悔，乃欲以身都上秤上，救此鴿命。」（後秦鳩摩羅什《大莊嚴論經·卷十二》）

(9) a. 衆生蠢蠢，都緣幻居。（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四》）

b. 衆生蠢蠢，都如幻居。（元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十一》）

例(8)，「都₁」量化介詞「以」引介的處置對象，例(8a)「所有國家收藏的珍寶」、例(8b)「全身上下所有的部分」都隱含了複數義。例(9)，「都₁」量化前文的事件「眾生蠢蠢」，例(9a)表示「眾生騷動不安，這整件事全因幻象而生」，例(9b)表示「眾生騷動不安，這整件事全如同幻象」，都是將事件切割為不同的部分來強調其整體性，而同樣隱含複數義。

（二）唐、五代

在唐、五代的文獻裏，「都₁」的用法有以下四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首先，當「都₁」向左量化列出集合成員的名詞組時，更適合作分配性解讀，而非集體性解讀，例如：

(10) a. 懸危悉可驚，大小都不類。（杜審言〈南海亂石山作〉）

b. 被蟬聲，耳邊聒，講席絆縈身又闕，大業、鴻名都未成，裸體衣單難可說。（《敦煌變文集新書·秋吟一本二》）

c. 自從頓獲此明珠，帝釋、輪王都不要。（《祖堂集·關南和尚》）

d. 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都是假名。（《祖堂集·司空山本淨和尚》）

例(10a)的「大、小」、例(10b)的「大業、鴻名」、例(10c)的「帝釋、輪王」都是相對或相反的選項，因此解釋為「大的不類似，小的也不類似」、「大業未成，鴻名也未成」、「帝釋不要，輪王也不要」，要比解釋為「大的、小的一起不類似」、「大業、鴻名一起未成」、「帝釋、輪王一起不要」更貼近原意。例(10d)，前文已經分別論述了「佛」與「道」的虛妄，因此可以得知，「都是假名」的意思是指「佛是假名，道也是假名」，應作分配性解讀。

其次，「都₁」依然可以量化右方的賓語，例如：

- (11) a. 西方還有白銀臺，四衆聽法心總開，願聞法者合掌著，都講經題唱將來。
 (《敦煌變文集新書·八相押座文》)
- b. 諸佛慈悲來救濟，必賜神通惠眼觀，都設上來諸供養，救母三塗受苦酸。
 (《敦煌變文集新書·目連緣起》)

例(11a)可以翻譯為「所有的經題都講」，例(11b)可以翻譯為「諸供養都設上來」，在現代漢語裏必須將原本作為賓語的、具有複數義的名詞組「經題」、「諸供養」移到「都₁」之前，句子才會通順。

第三，「都₁」量化介詞賓語的用例依然少見，本文只在《全唐詩》裏檢索到3筆，在敦煌變文裏檢索到1筆，而皆為「將」、「把」引介的處置對象，例如：

- (12) a. 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韓愈〈遊城南十六首·嘲少年〉)
- b. 阿郎把數都計算，計算錢物千疋強。(《敦煌變文集新書·董永變文》)
- 《全唐詩》裏介詞「將」與處置對象皆在「都₁」的右方，如例(12a)所示。

第四，量化左方事件以說明原因的用例明顯增加，¹⁴ 例如：

- (13) a. 王軍國滅，都緣宰彼之言。(《敦煌變文集新書·伍子胥變文》)
- b. 玉堦許坐於師僧，金殿高懸於窰像。躬瞻相好，自蒸香煙。都由一片之信心堅，方得半朝聞法坐。(《敦煌變文集新書·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

例(13a)，「都₁」量化左方的事件「王軍國滅」，用法與例(9a)相同，皆是由果溯因。例(13b)，「都₁」先量化左方的整個事件，然後在說明完原因之後，又再強調一次結果「得半朝聞法坐」，具有「果—因—果」的邏輯關係。

(三) 宋代以後

宋代以後，「都₁」的用法也有四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¹⁴ 在敦煌變文裏，副詞「都」的用例共有88筆，其中量化左方事件以說明原因的用例有22筆，佔了25%。

首先，當「都₁」量化左方的名詞組時，不論是具有複數義的名詞組，還是列出集合成員的名詞組，都有只能作分配性解讀的用例，例如：

- (14) a. 人都貪財好色，都重死生。（《朱子語類·卷四十七》）
- b. 那幾個首戶間官老秀才，他每都很利害，把老夫監押的去游街。（《元刊雜劇三十種·散家財天賜老生兒雜劇·第一折》）
- c. 只見賈母穿着青緞綢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鬟都拿着蠅帚漱盂等物。（《紅樓夢·四十二回》）
- (15) a. 是時底王孫、公子、才子、伎人、男子漢，都是了頂背帶頭巾，窄地長背子，寬口袴，側面絲鞋，吳綾襪，銷金長肚，粧着神仙。（《新刊大宋宣和遺事·亨集》）
- b. 你來時，我父親、母親、伯父、叔父、伯娘、孀子、姐姐、姐夫、二哥、三哥、嫂子、妹子、兄弟們，都安樂好麼？（《老乞大諺解·下》）
- c. 落後張團練、何千戶、王三官、范千戶、吳大舅、喬大戶陸續都到了。（《金瓶梅·七十六回》）

例(14)是具有複數義的名詞組，例(15)是列出集合成員的名詞組。從句義看來，這些用例應當都表示「每個成員各自如此」，而非「所有成員一起如此」。

因為「都₁」的量化用法不再以集體性為主，所以也開始出現了可以區別集體性或分配性用法的形態標記。當「都₁」表示集體性用法時，可以與表示「一起」的副詞搭配，例如：

- (16) a. 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於無。（《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六》）
- b. 如今禮樂法度都一齊亂散，不可稽考。（《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
- c. 袁達綽一百二十斤開山斧，李牧橫丈四長槍，獨孤陳持雙股劍在手，眾人一發都撞出來。（《全相平話五種·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卷下》）
- d. 你這馬，他們都一發買將山東賣去。（《老乞大諺解·下》）
- e. 穆弘叫莊客着兩個去看了舡隻，就請童威、童猛一同都到莊上去相會。（《水滸傳·三十七回》）

f. 又有吳大妗子、潘姥姥，都一同見了。李瓶兒便請西門慶拜見。（《金瓶梅·十四回》）

副詞「一齊」、「一發」、「一同」等既可以出現在「都₁」之前，也可以出現在其後，所在的位置對用法似乎沒有太大的影響。

當「都₁」表示分配性用法時，有時與副詞「一一」搭配，例如：

(17) a. 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朱子語類·卷九十七》）

b. 公今所看大學或問格物致知傳，程子所說許多說話，都一一記得，方有可思索玩味。（《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六》）

副詞「一一」表示「逐一而無遺漏、一個接一個」，可出現在「都₁」前、後。

有時會以「各」、「各自」修飾量化的名詞組或謂語，例如：

(18) a. 荆公後來所以全不用許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說得沒理會。（《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

b. 你說的也是，各自人都有主見。（《老乞大諺解·上》）

(19) a. 第三隻船上，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也帶十數箇賣鹽火家，都各執鎗棒上岸來。（《水滸傳·四十回》）

b. 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紅樓夢·八回》）

例(18)修飾量化的名詞組，例(19)修飾謂語。

有時以重疊的量詞或名詞來充當量化的名詞組，例如：

(20) a. 滿殿裏個個都是口臭。（《永樂大典戲文·張協狀元·第十出》）

b. 又如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這是人人都如此。（《朱子語類·卷十四》）

c. 這太公和我父親一般，件件都要自來照管。（《水滸傳·三十七回》）

d. 事事都算安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紅樓夢·十三回》）

「個個」、「人人」表示「每個人」，「件件」、「事事」表示「每件事」。

此外，在《紅樓夢》、《歧路燈》、《老殘遊記》等清代小說裏，還能見到「都₁」向左量化疑問代詞的用例，例如：

(21) a. 如今寶玉同着老太太住了，老太太的福氣大，不論什麼都壓住了。（《紅樓夢·九十五回》）

b. 我十二三歲時什麼都不懂，却也沒有男女相。（《老殘遊記·二編·五回》）

(22) a. 做了官，人只知第一不可聽信衙役，這話誰都曉哩，又須知不可過信長隨。（《歧路燈·一零五回》）

b. 從今以後無論誰我都不招惹就完了。（《老殘遊記·二編·四回》）

「什麼」代指「任何事物」，「誰」代指「任何人」。照理來說，任指是無定的新信息，根據「從舊到新」的功能原則，應當不能出現在敘事句的句首，可是在有「都₁」的句子裏卻可以。¹⁵

類似的現象也可見於現代漢語。湯廷池（2011：13-14）曾提到「兩本書在桌子上」不太通順，「兩本書都在桌子上」卻可以，這是因為「都₁」除了表示複數外，還含蘊了名詞的「有定性」（definiteness 或 specificity）。

「都₁」之所以能含蘊名詞的有定性，應當與分配性的量化用法有關。回到「{什麼／誰}+都+VP」來看，這樣的句式是藉由「從『物品』或『人』的集合中選取出的『任何成員』都會如此」表示「集合裏每一個成員都各自如此」，所以「都₁」仍具有分配性的量化用法。也因為「都₁」量化的是「集合裏的所有成員」，所以降低了「什麼」或「誰」的不定性，讓它們可以出現在敘事句的句首，「都₁」也從量化作用衍生出含蘊名詞有定性的功能。

在宋代以後，「都₁」表示分配性的量化用法有顯著的發展，而不再以集體性的量化用法為主，因此開始與其他可以表示集體性或分配性的形態標記搭配，讓表義更加清晰，此外也由分配性的量化用法衍生出含蘊名詞有定性的功能，這些都是過往沒有的語言現象。

其次，「都₁」依然可以量化右方的賓語，例如：

¹⁵ 去除「都₁」後，「這話誰曉哩」雖然可以成句，但會由敘事句轉為疑問句，語義有所不同。

- (23) a. 且如火爐，理會得一角了，又須都理會得三角，又須都理會得上下四邊，方是物格。（《朱子語類·卷十八》）
- b. 帝知大怒，令袁達都殺鄒家老小。（《全相平話五種·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卷上》）
- c. 覺來時都乾盡江湖量，急卒著甚的潤枯腸。（《元刊雜劇三十種·李太白貶夜郎雜劇·第一折》）
- d. 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個，都剝你三個人下水去。（《水滸傳·三十七回》）
- e. 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裏來的晦氣，偏都碰着你姊妹們的氣頭兒上了。」（《紅樓夢·七十五回》）

「三角」、「上下四邊」、「鄒家老小」、「江湖量」、「你三個人」、「你姊妹們的氣頭兒上」都是具有複數義的名詞組，在現代漢語裏通常會出現在「都₁」的左方。

第三，「都₁」量化介詞賓語的用例在宋代以後漸增，而有兩類較為常見。第一類是「將」、「把」引介的處置對象，例如：

- (24) a. 如諸公說，將體用一齊都沒理會了！（《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四》）
- b. 今夜晚間，提短刀在手，越牆而過，將他一家兒都殺了，方稱我平生願足。（《關漢卿戲曲集·王閏香夜月四春園·第二折》）
- c. 黛玉聽了這個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紅樓夢·二十八回》）
- (25) a. 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却。（《朱子語類·卷一百九》）
- b. 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水滸傳·四回》）
- c. 因有這個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有可無。（《紅樓夢·二十回》）

這一類用法在六朝就已經出現了，只是當時用的是介詞「以」；唐、五代開始替換為介詞「將」、「把」；宋代以後繼續沿用，在不少文獻裏都能見到。

在宋代以後的文獻裏，介詞「將」、「把」與處置對象通常出現在「都₁」

左方，但也有在右方的情況，例如：

- (26) a. 如一條索，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未串耳。（《朱子語類·卷二十七》）
- b. 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囑付了。（《金瓶梅·六十二回》）
- c. 既是他這麼念我，為什麼臨死都把詩稿燒了，不留給我作個紀念？（《紅樓夢·一百四回》）

左方或右方，對於用法似乎沒有明顯的影響。

第二類是「並」、「併」、「和」、「連」引介的連及對象，例如：

- (27) a. 這一部詩，並諸家解都包在肚裏。（《朱子語類·卷八十》）
- b. 伊川謂，三年喪，古人盡廢事，故併祭祀都廢。（《朱子語類·卷八十九》）
- c. 私慾之害，豈特是仁，和義禮智都不見了。（《朱子語類·卷二十》）
- d. 這箇是轉水車相似，只撥轉機關子，他自是轉，連那上面磨子篩籬一齊都轉，自不費力。（《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一》）

這一類用法是宋代以後才出現的。當中的連及對象（如「諸家解」、「祭祀」、「義禮智」、「那上面磨子篩籬」），與前文出現的其他對象（如「詩」、「事」、「仁」、「機關子」）一起受到「都₁」的量化。

張誼生（2005）認為，元代以後因為「連 NP 都 VP」句式裏的「連」虛化為強調焦點的助詞，所以促使「都₁」演變為「都₂」。但可以留意的是，直到明清文獻裏「連」仍然可以引介連及對象，也可以與同類介詞，以及「都₁」，共同構成如下的句式：

- (28) a. 見秦明馬到，拽起絆馬索來，連人和馬都絆翻了。（《水滸傳·四十八回》）
- b. 連酒保王鸞，并兩個粉頭包氏、牛氏都拴了。（《金瓶梅·九回》）
- c. 這裏煎了藥給巧姐兒灌了下去，只見喀的一聲，連藥帶痰都吐出來，鳳姐才略放了一點兒心。（《紅樓夢·八十四回》）

究竟是「連」的虛化帶動了「都」的演變，還是「都」的演變影響了「連」的

虛化？本文在第五章第一節裏將進一步探討。

除了上述兩類外，還有下列較為零星的用例：

- (29) a. 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
- b. 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六》）
- c. 因前日在皇庄見管磚廠劉公公，故與薛內相都送了禮來。（《金瓶梅·三十一回》）
- d. 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著同眾人一直往後邊去了。到後邊與月娘眾人都磕了頭。（《金瓶梅·五十八回》）
- e. 正說話間，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前都請了安。（《紅樓夢·十一回》）
- f. 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紅樓夢·六回》）

例(29a)，「於」引介的是受事者，當中的介詞「於」也可以省略不用，這樣的用例多出自《朱子語類》等理學家的論著。例(29b、c)，「與」引介的是協同對象，但從謂語來看，例(29b)是「互及式交互性」的協同，例(29c)是「齊同式同事件」的協同，兩者有些差異。例(29d、e)，「與」、「給」引介的是目標對象。例(29f)，「比」引介的是比較對象。

在宋代以後，「都₁」量化介詞賓語的數量與種類都明顯增加，除了承襲自前期的、引介處置對象的介賓詞組偶爾也出現在右方外，其他新增的介賓詞組都只位於左方。

第四，「都₁」量化左方事件的用法，在宋代以後也有所發展，除了說明原因，也能說明時間，例如：

- (30) a. 某舊年讀中庸，都心煩，看不得，且是不知是誰做。（《朱子語類·卷六十四》）
- b. 員外貴造，一向都行好運。（《水滸傳·六十一回》）
- c. 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作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

記着你作和尚的遭數兒。」（《紅樓夢·三十一回》）

左方的事件可從時間上來考量，先切割為不同的時段，然後再藉由「都₁」的量化強調其一致性，因此有「總是、一直」的意思，如例(30a)。隨著用法的發展，「都₁」也可以量化表示時段的副詞（如例(30b)的「一向」）或體詞性詞組（如例(30c)的「從今以後」）。

（四）小 結

總結來看，「都₁」的用法發展有三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一是量化的用法在東漢、六朝以集體性為主，唐、五代可以見到比較能夠確認是分配性量化用法的例子，但要到了宋代以後分配性的量化用法才有顯著的發展，並在現代漢語裏以分配性的量化用法為主，具有「從集體性到分配性」的轉變。二是量化的方向在清代以前都比較自由，可以向右量化賓語或介詞賓語，並且與向左量化的用法沒有什麼差異，由此可見「主要量化左方成分」的規律是到了晚近才形成的。¹⁶三是量化的對象從名詞組擴大到介詞賓語及事件，也代表了「都₁」量化的對象從「主事者」（agent）、受事者、「客體」（theme），逐漸擴展到處置對象、連及對象、協同對象、目標對象、比較對象、事件等，可見「都₁」量化的功能日益強大，特別是在宋代以後。

在早期用例裏，「都₁」以集體性的量化用法為主，也可以比較自由地量化右方的成分，這應當與來源有關。「都₁」來自動詞「聚集、聚總」的語法化，因此起初可能殘留了[+集體]的義素，用來表示集體性的量化用法。此外，表示聚集、聚總的動詞「都」所帶的零形賓語 \emptyset ，既可以指涉左方的名詞組（如例(1a、1d)），也可以指涉右方的名詞組（如例(1b)），因此在語法化為「都₁」

¹⁶ 本文贊同武振玉（2001）、張誼生（2005）的看法，認為「都₁」從東漢、六朝開始就可以比較自由地量化右方的成分，早於楊榮祥（1998）所說的宋代。至於這樣的現象何時才消失，由於在明、清代文獻裏都還是可以檢索到「都₁」量化右方的成分、且與向左量化的用法沒有差別例子，因此應當晚於楊榮祥（1998）、武振玉（2001）所說的元代。

之後，原本在關聯方向上並沒有左、右的限制。

但為何在現代漢語裏，「都₁」的量化用法會改以分配性為主？本文認為是因為語法功能的擴展，以及語言使用的經濟性。

在句義或語境不明確的情況下，量化用法屬於集體性或分配性，有時並不容易區別。如例(3c)「如捕魚師，布網捕魚，魚都馳散」，究竟是「所有的魚一起馳散」，還是「所有的魚各自馳散」，不太好辨別。因此，隨著使用頻率的提高，「都₁」的量化用法也從集體性擴散到分配性，而兩者兼具，並可再與表示「一起」或「各自」的詞語搭配，讓表義更加清晰，如例(16)到(20)所示。

當「都₁」與表示「一起」的詞語搭配時會有些冗贅，因為在「一起」的情況下，集合內的個體必然都具有相同的屬性，故例(16)若省略「都₁」，句子其實會更加簡潔；可是當「都₁」與表示「各自」的詞語搭配時是必須使用的，因為在「各自」的情況下，集合內的個體不一定會具有相同的屬性，故例(17)到(20)若省略「都₁」，句子的合法度或流暢性便會降低。對集體性的量化用法來說，只要有表示「一起」的詞語，「都₁」其實可有可無；但對分配性的量化用法來說，即便有表示「各自」的詞語，「都₁」仍有使用的必要。因此在經濟性的考量下，「都₁」便逐漸地以表示分配性的量化用法為主。

至於「都₁」的量化方向為何會從「左右皆可」演變為「主要在左」？本文認為與漢語的詞序發展有關。

據魏培泉(1993: 774)所述，在東漢、六朝，動詞在賓語前的詞序已趨於定型，並且因為介詞組位置的變化而得到兩種結果：一是詞序大致依語意的次序或時間序列而排列；二是動詞後的成分限制更嚴，通常除了特定的條件，動詞後只有一個名詞性成分。

當「都₁」量化的名詞組可作為句中的受事者時，若出現在左方，會符合語意順序，如例(3b)的「宿命都除」，所在的語境談論了阮裕對佛教從信奉到質疑的轉變，故來自佛教的「宿命」是說話者想要談論的「話題」(topic)，從語意上來看應該要出現在作為「述題」(comment)的「除」之前；若出現在右方，則會符合時間序列，如例(7b)的「人復不可都絕陰陽」，從主事者

「人」開始，先指出其行為「絕」，然後再到受事者「陰陽」，與時序相符。因此，兩種量化的方向都符合東漢、六朝以後普遍的詞序規律，可以並存。

但為何在現代漢語裏，例 (7b) 這類量化方向在右的例子不再出現？一方面是因為現代漢語的詞序更傾向按語意排列，趙元任（2002[1968]：40-41）、黃宣範（2012：14-15）等也都曾提出現代漢語是話題明顯的語言。另一方面，因為東漢、六朝以後，動詞後通常只有一個名詞性成分，所以當「都₁」量化右方的賓語時，大多是具有複數義的名詞組，如例 (7)、(11)、(23)，不太會列出集合成員，因此在用法上會受到限制，特別是在「都₁」表示分配性的量化用法發展起來之後，而也比較容易被淘汰。

至於介詞賓語的方向應當是受到動詞賓語的影響：當「都₁」可以量化右方的賓語時，介詞賓語也可以出現在右方；但在「都₁」不能量化右方的賓語後，介詞賓語就只能出現在左方。但可以留意的是，只有比較早受到「都₁」量化、由「將」、「把」引介的處置者可出現在右方，其他比較晚受到「都₁」量化的介詞賓語通常只出現在左方。由此可見，「都₁」量化右方賓語或介詞賓語的用例，雖然在宋代以後還是可以見到，但可能已是殘留的舊有用法，不太能運用在新的語法現象上。

而為何「都₁」量化的對象會從名詞組擴大到介詞賓語及事件？可分論之。首先，從名詞組擴大到事件，是在「隱喻」（metaphor）的機制之下，將事件也視為一個集合並加以量化。其次，從名詞組擴大到介詞賓語，一來是因為在東漢、六朝以後，漢語介詞組的位置從動詞後轉移到動詞前，故與「都₁」近鄰可受其量化；二來應當也是因為在宋代以後「都₁」表示分配性的量化用法有顯著的發展，在用法上更加寬泛，所以能夠量化不同種類的介詞賓語。

四、從「都₁」到「程度」用法

本文贊同武振玉（2001）、張誼生（2005）的看法，認為「程度」用法是從「都₁」演變而來的。在進一步探討演變的過程之前，有必要先說明本文為

何不採納楊榮祥（1998）、葛佳才（2005）、董秀芳（2010）的其他見解。

在某些用例裏，副詞「都」可以有兩解，不論是解釋為「都₁」，還是解釋為「程度」用法，從文義上來看都說得通，因此衍生了「都₁」與「程度」用法孰先孰後的爭議。如例(2a)的「鳳皇騏驎，都與鳥獸同一類」，本文認為當中的「都」用來量化左方的名詞組，屬於集體性的量化用法，應歸為「都₁」；但楊榮祥（1998：312）認為當中的「都」用來強調「與鳥獸同一類」的程度。又如例(7a)的「儒生不能都曉古今」，本文認為當中的「都」用來量化右方的名詞組，也屬於集體性的量化用法，可歸為「都₁」；但楊榮祥（1998：312）認為當中的「都」總括「曉古今」的程度，是對整個謂語的強調。

楊榮祥（1998：313）之所以把早期用例裏的副詞「都」歸為「程度」用法，而非「都₁」，是基於下列兩點考量：一是動詞「都」表示「全部聚集在一起」的意思，用作狀語時其語義指向是整個謂語，所以演變為副詞後其語義指向也是整個謂語，符合語義的發展規律；二是六朝時期副詞「都」主要用來表示對動作行為或性質狀態所達到程度的強調，若把早期用例裏的副詞「都」看作是「都₁」，從語言的發展規律來講不好解釋。

董秀芳（2010：316）則是主張「都₁」與「程度」用法在意義上相關：「都₁」量化某個實體組成的集合，「程度」用法量化程度域。並贊同葛佳才（2005：195）的看法，認為兩者出現在同一時期，分不出先後，在具體的上、下文中也並不是涇渭分明的。

楊榮祥（1998）提出的第一點考量是可取的，追溯歷史來源確實有助於判斷兩種用法的先後關係；但本文認為可以語法化為副詞的動詞「都」仍帶有指涉左方或右方名詞組的零形賓語 \emptyset ，如例(1)所示，因此副詞「都」最初關聯的對象應是左方或右方的名詞組，而非右方的整個謂語。關於第二點考量，因為楊榮祥（1998）偏向「程度」用法的解釋，所以他對六朝語料的判斷未必有說服力，同時也有循環論證的疑慮。至於葛佳才（2005）、董秀芳（2010）的主張，雖然得以迴避用法先後的爭議，卻也難以交代同時虛化的成因。

本文認為，從語法化的過程來看，副詞「都」起初量化的應當是左方或右

方的名詞組，屬於「都₁」的用法，然後再從「都₁」衍生出「程度」用法。「程度」用法的例子最早也見於東漢、六朝的文獻，¹⁷ 例如：

- (31) a. 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世說新語·文學》）
- b. 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世說新語·假譎》）
- c.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世說新語·容止》）
- d. 又我當為天下人養者，我當以供養人，都不我從人求供養。（後漢安玄譯〈法鏡經〉）
- e. 菩薩在母腹中時，都無有臭處，亦無惡露，亦無不可意。（東漢支婁迦讖譯《阿閼佛國經·卷上》）
- f. 又復還置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中》）

例(31)，「都」皆關聯右方謂語所表示的事態，且謂語中多包含否定詞。誠如武振玉（2001：270）、張誼生（2005：57-58）所述，表示「程度」用法的副詞「都」通常用於否定，即便句中未有否定詞出現，動詞本身可能也帶有[+否定]的義素，如例(31b)的「忘」可分析為[+否定]、[+記得]。

在這一類用例裏，當句中的賓語是具有複數義的名詞組時，難免會讓人懷疑是否應為量化右方名詞組的「都₁」。如例(31e)，谷峰（2015：232）就認為「臭處」是屎、尿、膿、血、精、痰、嚏、唾等穢物的總稱，有的佛經在講述菩薩處胎分娩的故事時，會將這些穢物一一羅列，因此「都無有臭處」等於說「無有一切臭穢」，應歸為「都₁」。但本文認為，「程度」用法除了多用於否定之外，還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具有排他性。試比較例(31c)、(31e)：例(31c)的「與手都無分別」表示「任何一點分別都沒有」，完全排斥了具有分別的可能性；例(31e)的「都無有臭處」也表示「任何一點臭處都沒有」，完全排斥

¹⁷ 谷峰（2015）認為東漢文獻裏並沒有「都」表示「程度」用法的語料，但本文認為例(31d)、(31e)都可以證明「程度」用法在當時已經出現了。

了具有臭處的可能性。再進一步比較例 (31e) 與「都₁」量化右方名詞組的例 (7)、(11)、(23) 也會發現，例 (31e) 所具有的排他性在例 (7)、(11)、(23) 裏並不存在。因此，若同時具備「否定」與「排他性」這兩個特點，便是「程度」用法，而可藉此與「都₁」區別。¹⁸

為何「都₁」能夠再衍生出「程度」用法？張誼生（2005）認為，是因為否定結構通常是信息焦點所在，所以出現在否定詞前面的「都₁」，例如「二王都不得餐」（《世說新語·雅量》），會因為左方的量化對象頻繁地隱含於深層，再加上「移情」（empathy）的觸發機制，使得原本隱含的主觀性因素被突顯出來，引起主觀化，而從「統括否定」演變為「強化否定」。但是，「原本隱含的主觀性因素」指的是什麼？為何信息焦點容易引發主觀化？這兩個關鍵的問題，他並沒有說明清楚。

本文認為，我們其實可以把「程度」用法理解為：先將右方的事態依照實現的程度切割為不同的量，¹⁹ 並使用「都」來表示量的總合，而由此衍生程度

¹⁸ 除了賓語是具有複數義的名詞組之外，在東漢、六朝的文獻裏還有一些用例，當中副詞「都」的左方也可能隱含了表示處所或時間的集合，而不易辨別究竟是「都₁」，還是「程度」用法。例如「使人隨至家，都無女人」（《搜神記·卷十八》）、「王勅諸醫，都無可學者」（東漢安世高譯《佛說捺女祇域因緣經》）、「走有里數都不見水」（西晉聶承遠譯《佛說超日明三昧經·卷上》），似乎也可以在副詞「都」之前補上處所詞，表示「整個家裏都沒有女人」、「整個國家都沒有可向其學醫者」、「里數之內都不見水」。又如「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世說新語·言語》）、「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世說新語·言語》）、「嘗聽記，簡都無言」（《世說新語·方正》），似乎也可以在副詞「都」之前補上時間詞，表示「陶公一直沒有建議可行、廢止不可行的言論」、「康伯一直沒有說話」、「劉簡一直沒有說話」。這兩類用例不能藉由「否定」與「排他性」來區別，不過在東漢、六朝的文獻裏，不但都具有否定詞，也沒有直接出現處所詞或時間詞的例子，因此本文認為屬於「程度」用法的可能性較大。

¹⁹ 現代漢語裏，如「咖啡稍微苦澀一點」、「她似乎變得曠達了不少」、「師資與設備確是改善了許多」、「研究所歷年課程資料尚未建檔完全」（皆引自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等例，當中作為補語的「一點」、「不少」、「許多」、「完全」也是以量的概念來表示事態實現的程度。

極高的意味。²⁰ 如此看來，「程度」用法其實也可以歸為「都₁」，屬於集體性的量化用法。²¹ 而「都₁」之所以會再發展出量化右方事態的用法，一方面是因為「都₁」原本就可以量化右方的賓語，因此從賓語擴大到整個謂語，只是語法功能的進一步擴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否定詞或否定意素的存在，使得句末具有「否定焦點」，²² 從而凸顯了謂語的一部分或整體，而更容易受到副詞「都」的量化，並且衍生了排他性。²³

唐、五代以後的文獻裏，副詞「都」用來表示「程度」的用法依然存在，茲舉數例如下：

- (32) a. 眼暗都不識人，耳聾不聞音響。（《敦煌變文集新書·八相變》）
- b. 白雲終日依，青山都不知。（《祖堂集·隱山和尚》）
- c. 如爛物相似，只管浸淫，陷在一處，都轉動不得。（《朱子語類·卷五十二》）
- d. 我往常伶俐，今日都行不得了呵！（《元刊雜劇三十種·詐妮子調風月雜劇·第二折》）
- e. 我是高麗人，都不會炒肉。（《老乞大諺解·上》）
- f. 你却把被只一蓋，都不要人聽得。（《水滸傳·二十五回》）
- g. 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勞什子，你都沒勸過，說我瘋的？剛剛的這幾日才

²⁰ 因此，這種「程度」用法的「都」近似現代漢語的副詞「完全」。如例(31a)「都不復顧王」可譯為「衛玠完全不再理會王敦」，例(31b)「都忘右軍在帳中」也可譯為「王敦完全忘了王羲之在床上」。

²¹ 關於「程度」用法的性質，前人有不同的見解：楊榮祥（1998）視之為「都₁」的次類，張誼生（2005）、董秀芳（2010）、谷峰（2015）界定為「語氣副詞」或「強調副詞」。本文的看法與楊榮祥（1998）近似。

²² 呂叔湘（1985：246-247）：「跟問句有疑問焦點一樣，否定句也常常有一個否定的焦點。這個焦點一般是末了一個成分，即句末重音所在。」並以「我沒問他的經歷（只談了談現在的情況）」為例，說明在一般的語調下，否定焦點落在末了成分「經歷」之上。

²³ 當副詞「都」量化右方的事態時會具有排他性，這樣的現象也印證了蔣靜忠、潘海華（2013）所提出的當副詞「都」關聯右方的成分時經常具有排他性的論點。

好了，你又來惱我。（《紅樓夢·五十七回》）

一直到現在，「你都不愛我」、「他都不關心我」這一類用例裏的副詞「都」也屬於「程度」用法，可以解釋為「完全」，並且依然具有「否定」與「排他性」這兩個特點。²⁴

五、從「都₁」到「都₂」、「都₃」

（一）從「都₁」到「都₂」

前文第三章第三節中提到，宋代以後「都₁」開始向左量化由介詞引介的連及對象，而張誼生（2005）認為正是因為「連 NP 都 VP」裏的「連」由引介連及對象的介詞虛化為強調焦點的助詞，所以才促使「都₁」在元代以後演變為「都₂」。但為何同樣都可以出現在「介詞+連及對象+都 VP」的句式裏，「連」可以從介詞虛化為強調焦點的助詞，「並」、「併」、「和」卻不行？促使「連」虛化的原因又是什麼？關於這些問題，他並沒有進一步說明。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文獻裏也可以見到如下的用例：

- (33) a. 今人小學都不曾去學，却欲便從大學做去。（《朱子語類·卷十八》）
 b. 然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六》）
 c. 今要占考，雖小小事都有。（《朱子語類·卷六十五》）

與前文所舉的例(27)相比，便會發現：例(27)裏「都」關聯的不只是連及對象，還有可從語境得知的其他對象，有明確的複數義，因此還是「都₁」的用法；可是例(33)裏「都」關聯的「小學」、「自家一箇渾身」、「小小事」都不

²⁴ 張誼生（2005：58）認為，兩宋以後副詞「都」的「程度」用法基本上就消亡了。但本文不贊成這樣的觀點，因為在宋代以後的文獻裏，乃至現代漢語之中，都還是能見到副詞「都」只能解釋為「程度」用法的例子。

表示複數義，²⁵也無法在語境中找到其他對象，因此已是「都₂」的用法。

本文贊成蔣巖（1998、2009）、蔣靜忠、潘海華（2013）的觀點，認為「都₂」仍與全稱量化有關：「都₁」量化的集合是具體的，可從語境得知，並且是無序的，沒有可能性高低的不同；「都₂」量化的集合則是抽象的，存在說話者心理，並且是有序的，具有可能性高低的差異。

副詞「都」量化的對象之所以能從「語境裏具體的集合」轉變為「說話者心理抽象的集合」，應當與「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的引申有關。

據沈家煊（2003：195-196）所述，人類的概念系統中存在著三個不同的概念域：「行域」（acting）、「知域」（knowing）、「言域」（uttering）。這三個概念域之間的區別與聯繫反映在語言的許多方面，以漢語的情態動詞「能」為例：「小王能說法語。」指小王具有說法語的能力，能力與行為直接相關，故屬於行域；「我能騙你嗎？」問的是你認為我有沒有可能騙你，是根據所知行為的可能性作出推斷，故屬於知域；「能把筆記借我一閱！」是請求你把筆記借給我，「能」的作用在於表示這句話是個請求的言語行為，故屬於言域。而詞語的行域義是基本的，知域義與言域義都可透過隱喻等途徑，從這個基本義引申而出。

回到副詞「都」的用法來看。量化語境裏具體集合的「都₁」多與行為相關，屬於行域義；量化說話者心理抽象集合的「都₂」則與認知相關，屬於知域義。因此，從「都₁」到「都₂」的演變，也是藉由隱喻的機制，從行域義引申為知域義的一種語言現象。²⁶

當副詞「都」量化的對象轉變為說話者心理的抽象集合後，在「主觀化」（subjectivisation）的語法化機制下，說話者會再根據自己的主觀評價建立一

²⁵ 雖然可將「小學」、「自家一箇渾身」、「小小事」看作是具有不同成員、隱含了複數義的名詞組；但從文義看來，這些例子的重點不在於強調「所有的小學」、「全身上下每個部分」、「所有的小小事」。因此，若解釋為複數義，儘管看似可行，卻會在文義上有所出入。

²⁶ 畢永峨（1994）也曾運用類似的觀點來分析現代漢語裏副詞「也」的用法。

個「語用尺度」(pragmatic scale)，依照可能性的高低對集合裏的成員排序，並提取當中可能性最低的成員來代表整個集合，²⁷ 而衍生兩種語義：一方面，既然連可能性最低的成員也具有動詞所指謂的屬性，那麼其他可性較高的成員必然也都如此，故具有周遍義或分配義；另一方面，由於說話者認為被提取的成員最不可能具有動詞所指謂的屬性，故具有「反預期」(counter-expectation) 的語義。²⁸ 從周遍義或分配義來看，「都₂」仍具分配性的量化用法，²⁹ 因此若尋求一致性的解釋，也可以與「都₁」合併，視為表示全稱量化的副詞；但從反預期的語義來看，由於「都₂」增添了反映說話者主觀評價的功能，因此若著眼於用法之間的差異，則不妨將「都₂」界定為情態副詞。³⁰

「都₂」最早可見於宋代文獻，到了明代中、晚期以後，也開始與「連」、

²⁷ 如例(33)，「小學」是「所有學問」的集合裏最不可能不學的，「自家一個渾身」是「一切人事物」的集合裏最不可能不管的，「小小事」是「所有事情」的集合裏最不可能占考的。

²⁸ 反預期的語義有時可從語境辨別，如例(33a)「小學」與「大學」對舉，例(33b)「老氏」與「釋氏」相比，突顯了「小學都不曾去學」、「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的行為不符合說話者的預期；有時會再出現相關的標記，如例(33c)在關聯對象之前有讓步條件連詞「雖」，而讓步條件連詞也可以表示反預期，關於漢語讓步條件連詞的特性可參見張麗麗(2006: 4-5)。

²⁹ 可以留意的是，不管是介詞引介的連及對象，還是說話者主觀評價裏可能性最低的成員，都是集合裏的一部分。因為「都₁」表示分配性的量化用法在宋代以後有顯著的發展，所以才能衍生這兩種用法；假使仍以集體性的量化用法為主，集合裏的所有成員會一起出現，不易發展出提舉部分成員的用法。

³⁰ 除副詞「都」外，副詞「也」亦可作為反預期情態副詞，且出現的時代更早，在唐、五代的文獻裏已有用例，例如：「三歲孩兒也解道得」(《祖堂集·鳥窠和尚》)、「一點氣力也無」(《祖堂集·神山和尚》)。副詞「也」原本用來表示類同，並且可再分為「對稱」與「不對稱」兩類：在對稱的類同用法裏，類同的各項通常都會出現在文中，即使未出現，也可以根據語境還原，是明確的、可對稱的；但在不對稱的類同用法裏，類同項存在於說話者的認知，無法從文中找到，也難以根據語境還原，是模糊的、不對稱的。其中，表示不對稱類同的副詞「也」可再演變為反預期情態副詞，與副詞「都」在量化說話者心理的抽象集合後進一步演變為反預期情態副詞的情形，有相通之處。

「把」、「那怕」、「甚至」等詞語共現，例如：

- (34) a. 翟管家甚是歡喜，留俺每住了兩日，酒飯連下人都吃不了。（《金瓶梅·三十八回》）
- b. 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為他氣的我不好了，把大娘的壽日都誤了，沒曾來。（《金瓶梅·六十二回》）
- c. 愛惜東西，連個線頭兒都是好的；遭塌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紅樓夢·三十五回》）
- d. 豈知寶玉一日呆似一日，也不發燒，也不疼痛，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甚至說話都無頭緒。（《紅樓夢·九十五回》）

刪除「連」、「把」、「那怕」、「甚至」，依然可以成句；但刪除「都₂」，卻不行：可見提舉可能性最低的成員來表達反預期的其實是「都₂」。其他共現的詞語，或者另有作用，如「連」表示焦點，「把」表示處置；或者有強化反預期表達的功能，如「那怕」、「甚至」。

而「連」之所以從介詞演變為焦點標記應是受到「都」的影響。由於連及對象與可能性最低的成員原本就有相似之處，都是集合的部分成員，且相較於「並」、「併」、「和」，「連」又是較為晚出、更常用來引介連及對象的介詞，因此在「都₁」演變為「都₂」後，「連+連及對象+都₁+VP」的句式也重新分析為「連+焦點+都₂+VP」。如同「都」在由「都₁」演變為「都₂」後，依然保有「都₁」的用法；「連」在由介詞演變為焦點標記後，仍然可以引介連及對象，例如：

- (35) a. 黛玉忙拉他笑道：「我且問你，還是單畫這園子呢，還是連我們衆人都畫在上頭呢？」（《紅樓夢·四十二回》）
- b. 少爺把這鮮明鼎新的，裝成四個箱，交與咱家舊日唱老旦、副淨的，押着箱，連人都回河南來。（《歧路燈·七十七回》）

（二）從「都₂」到「都₃」

「都₃」可見於明代中、晚期以後的文獻，例如：

- (36) a. 次日起身，都至日午時候。（《金瓶梅·五十三回》）
- b. 周瑞家的又問板兒道：「你都長這們大了！」（《紅樓夢·六回》）
- c. 逸雲笑嘻嘻的提了一壺茶進來說：「我真該死！飯後沖了一壺茶，擱在外間桌上，我竟忘了取進來，都涼透了！這新泡來的，儻喝罷。」（《老殘遊記·二編·五回》）

呂叔湘（1999[1980]：178）將這樣的用法解釋為「已經」；但蔣嚴（1998、2009）、王紅（1999、2001）、張誼生（2005）、Xiang（2008）、蔣靜忠、潘海華（2013）等都認為應與「都₂」合併。³¹ 本文贊成合併的觀點。

回到例(36)來看，「至日午時候」、「長這們大」、「涼透了」都是說話者主觀認定的，在某個「事態發展」的集合裏最不可能達成的情況，與「都₂」的用法近似。此外，在歷史文獻上，「都₂」最早可見於宋代，「都₃」則要到明代中、晚期以後才有確切的用例。因此，從用法之間的關聯性，以及歷史發展的先後來看，可以推斷「都₃」來自「都₂」。³²

張誼生（2005）認為「都₂」之所以能演變為「都₃」，是因為「{連/[]} NP 都 VP」句式裏的 VP 含有衍推義，例如「酒飯連下人都吃不了」（《金瓶梅·三十八回》），「吃不了」衍推了「酒飯之多」。由於這些衍推程度義的「都 VP」本身是已然性行為，因此 VP 在衍推極性程度的同時也可以衍推已然時體，例如「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眼眉都變了」（《紅樓夢·二十九回》）。最後隨著此類「都 VP」使用的高頻化，「都₂」便演變為「都₃」——成為強

³¹ 王紅（1999、2001）、張誼生（2005）提出「都₃」不表示「已經」，因為這樣的句子常有時態助詞「了」，而「了」表示新情況的出現或變化的發生，已然義是它帶來的一種臨時的語用伴隨義，不是嚴格的語法上的體意義，而且即使在這些句子中再加上「已經」也沒有重複累贅之感，所以「都₃」應另有功能。

³² 董秀芳（2010）認為「都₃」來自「程度」用法，是強調用法從否定句擴展到肯定句。他之所以如此主張，或許是考量到，在這兩種用法裏副詞「都」皆關聯右方的謂語而與事態相關。但除了否定或肯定之外，它們在用法上也不太相同：「程度」用法量化的是事態在實現程度上的全量，「都₃」則用來提取事態發展的集合裏最不可能達成的情況。由於兩者的用法有顯著的差異，故本文認為「都₃」不太可能是從「程度」用法演變而成的。

調已然語氣副詞。

但本文認為，在「酒飯連下人都吃不了」的句子裏，可以衍推「酒飯之多」的不是「吃不了」，而是「連下人都吃不了」，只有「都 VP」無法衍推程度義。至於「臉都氣黃了，眼眉都變了」，當中的「都」屬於那一種用法，則視焦點而定：若焦點落在左方的名詞組「臉」、「眼眉」，就是「都₂」；若焦點落在右方的謂語「氣黃了」、「變了」，就是「都₃」。因此，從「都₂」演變為「都₃」的關鍵應在於焦點的轉移，與已然的時體無關。

從話題與焦點的角度觀察會發現：「都₁」向左關聯的名詞組是話題，「都₂」、「都₃」關聯的則都是焦點。「都₂」向左關聯的名詞組是「話題焦點」（topic focus），它與句外的認知成分（集合裏的其他成員）形成對比，但不比句子裏的其他成分突出，並且因為句內的表達重點在其後的某個成分上，所以不能省略後面的部分，如例(34c)「連個線頭兒都是好的」，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省略成「*連個線頭兒」。「都₃」向右關聯的謂語則是「對比焦點」（contrastive focus），它除了與句外的認知成分（集合裏的其他成員）形成對比外，也比句子裏的其他成分突出，並且可以在語境或背景知識的支持下省略句內的其他成分，如例(36c)「都涼透了」就承前省略了主語「一壺茶」。³³

因此我們也可以借用馮予力、潘海華（2018）的觀點，將「都₂」演變為「都₃」的過程總結為：關聯的對象從左方的話題焦點（名詞組）轉移到右方的對比焦點（謂語），也在映射上由「話題—述題」轉變為「背景—焦點」，並具有排他性，而與現代漢語裏「都₁」量化右方對比焦點（名詞組）的用法，有相同的映射模式及語義特徵。

至於關聯對象為何會從左轉移到右，一方面是因為在語境模糊的情況下，有些句子可以允許兩種解讀，例如：

(37) 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見月娘與喬大戶家做了親，李瓶兒都披紅簷花遞酒，心中甚是氣不憤。（《金瓶梅·四十一回》）

³³ 關於話題焦點與對比焦點的界定，請參見徐烈炯、劉丹青（2018[1998]：83-88）。

若把「李瓶兒」視為話題焦點，將整句話解釋為「連李瓶兒都披紅簪花遞酒」，就是「都₂」；若把「披紅簪花遞酒」視為對比焦點，將整句話解釋為「李瓶兒甚至披紅簪花遞酒」，就是「都₃」。這種兩可的現象可允許關聯對象的轉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受到程度用法的類化，促使關聯方向由左轉移到右，而由「都₂」演變為「都₃」。³⁴

六、結 語

本文認為現代漢語裏副詞「都」的用法皆與量化有關，可統整為下表：

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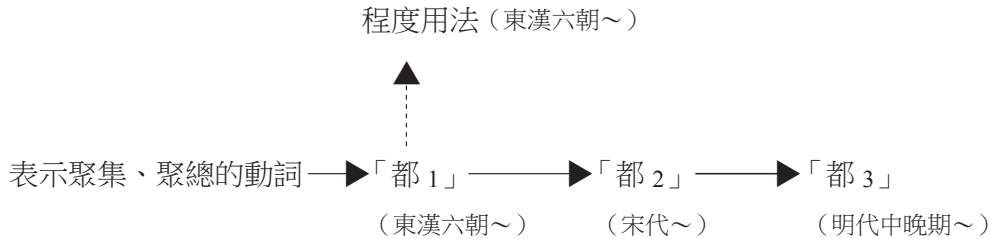
量化性質	量化方向與對象	分類	例子
具體、無序	左方的話題（名詞組）	都 ₁	每個孩子 <u>都</u> 長得很結實。
	右方的對比焦點（名詞組）		他 <u>都</u> 吃的饅頭。
抽象、有序	左方的話題焦點（名詞組）	都 ₂	<u>連</u> 這麼重的病 <u>都</u> 給治好了。
	右方的對比焦點（謂語）	都 ₃	我 <u>都</u> 快六十了。

「都₁」量化的所有對象皆可見於句子或語境，是具體的，也是無序的，有明確的量化功能；「都₂」、「都₃」量化的除了句子裏可能性最低的成員外，也包含了存在說話者心理的整個集合，一方面因為抽象，使量化功能減弱，另一方面也因為有序，強化了表示說話者主觀評價的作用，帶有反預期的意味。因此，倘若著眼於主要的功能，亦可將「都₂」、「都₃」歸為情態副詞。

從歷時演變的角度來看，「都」經歷了如下的演變：

³⁴ 副詞「也」有類似「都₂」的用法，卻沒有近似「都₃」的用法，或許就是缺少了促使關聯方向由左轉移到右的條件。

圖(一)



在「表示聚集、聚總的動詞『都』+零形賓語 \emptyset +VP」的連謂句式裏，由於語義重心常側重在後面的VP上，促使「都」從動詞語法化為副詞。也因為動詞「都」的零形賓語 \emptyset 指涉的是可從語境得知的名詞組，所以儘管「都₁」與「程度」用法皆可見於東漢、六朝，但應當是先有量化名詞組的「都₁」，然後才衍生出量化事態的「程度」用法。

從古到今，「都₁」用法的轉變大致包括以下三點：1. 東漢、六朝以集體性的量化用法為主，宋代以後分配性的量化用法才有明顯的發展；2. 量化的方向從「左右皆可」逐漸演變為「主要在左」，但要到了現代漢語，可以比較自由地向右量化賓語或介詞賓語的情況才完全消失；3. 功能日益強大，量化的對象從主事者、受事者、客體，擴展到處置對象、連及對象、協同對象、目標對象、比較對象、事件、事態等，在宋代以後發展尤為顯著。

「都₁」在東漢、六朝便衍生出「程度」用法，由於這樣的用法可理解為「將右方的事態依照實現的程度切割為不同的量，再藉由『都』表示量的總合以說明程度極高」，因此可視為「都₁」的次類，屬於集體性的量化用法，並具有「否定」與「排他性」這兩個特點。

此外，在宋代以後也逐步完成了「都₁>都₂>都₃」的演變。「都₂」可見於宋代，由於「都₁」表示分配性的量化用法在宋代以後有所發展，因此才能演變為量化可能性最低的成員及其潛在集合的「都₂」，並且也因為「都₂」的產生，使得「連」從引介連及對象的介詞演變為焦點標記。「都₃」的確切用例最早見於明代中、晚期，因為在語境模糊的情況下，有些句子可以允許兩

種解讀，再加上可能受到「程度」用法的類化，使得關聯對象從左方的話題焦點（名詞組）轉移到右方的對比焦點（謂語），而從「都₂」演變為「都₃」。根據馮予力、潘海華（2018）的研究，在現代漢語裏，向左量化話題的「都₁」，以及向左量化話題焦點的「都₂」，它們的量化結構映射都是「話題—述題」，而「都₃」的量化結構映射則是「背景—焦點」，與「他都吃的饅頭」這類「都₁」向右量化對比焦點的用例一樣，都具有排他性。

在副詞「都」的演變過程裏，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都₁」的量化用法原本是以集體性為主，與現代漢語主要表示分配性量化用法的情況不同，要到宋代以後分配性的量化用法才有顯著的發展。由於「都₁」來自表示聚集、聚總的動詞，而這樣的動詞具有[+集體]的義素，因此可用語法化理論的「滯留」（persistence）說明為何早期的量化用法會以集體性為主。而之所以會有「集體性為主>集體性、分配性兼具>分配性為主」的演變，可能是因為語法功能的擴展，以及語言使用的經濟性。此外，「都₁」在東漢、六朝由集體性的量化用法衍生出「程度」用法，在宋代由分配性的量化用法轉變為「都₂」，這也反映出量化用法的性質影響了副詞「都」的用法發展。

其次，「都」的關聯方向從「左右皆可」演變為「主要在左」。在東漢、六朝到清代的文獻裏，「都₁」皆可較為自由地量化右方的賓語或介詞賓語，與現代漢語裏主要量化左方成分的情況不同。因為表示聚集、聚總的動詞「都」所帶的零形賓語 Ø 可以指涉左方或右方的名詞組，所以語法化為「都₁」後，原本的關聯方向也比較自由。而之所以會演變為主要在左，可能與漢語的詞序發展有關。可以留意的是，現代漢語裏當副詞「都」關聯右方的成分時（包括關聯右方名詞組的「都₁」，以及關聯右方謂語的「程度用法」與「都₃」），皆具有「排他性」，與關聯左方的用法不同。

總結來看，本文借鑑現代漢語的理論研究，重新探討了副詞「都」的演變，主要貢獻有三點：1. 藉由語法化的來源，以及用法的分析，說明「表示聚集、聚總的動詞 > 都₁ > 『程度』用法」的演變過程，並將「程度」用法界定為集體性的量化用法，而與「都₂」、「都₃」的情態用法加以區別；2. 透過量化

用法之性質（集體性、分配性）、方向（左、右）、對象（名詞組、介詞賓語、事件、謂語）的分析，更具體地描述從古到今「都₁」所經歷的用法轉變；3. 使用概念域，以及話題、焦點的理論，解釋「都₁>都₂>都₃」的演變如何產生。相較於過往的研究，本文除了有更清楚、深入的理論解析，也以文獻語料中呈現的語言事實為證，說明副詞「都」如何從量化用法衍生出情態用法。

（責任校對：王誠御）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西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鼎文書局，2002年。
-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5年。
- 晉·干寶撰：《新校搜神記》，臺北：世界書局，1982年。
- 後魏·賈思勰原著，繆啓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
- 南唐·靜筠二禪師編撰，孫昌武、（日）衣川賢次、（日）西口芳男點校：《祖堂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元·關漢卿撰：《關漢卿戲曲集》，臺北：宏業書局，1973年。
- 元·施耐菴、羅貫中著：《水滸全傳》，臺北：萬年青書店，1971年。
- 明·蘭陵笑笑生著，陶慕寧校注，寧宗一審定：《金瓶梅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
- 清·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
-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 清·李綠園著：《歧路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
- 清·劉鶚著：《老殘遊記》，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1年。
- 黃暉撰：《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
- 不著撰人：《新刊大宋宣和遺事》，上海：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1954年。
- 王明著：《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余嘉錫撰，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
- 《全唐詩》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崔世珍注解：《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臺北：聯經出版社，1978年。
- 寧希元校注：《元刊雜劇三十種新校》，蘭州：蘭州大學，1988年。
- 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敦煌學研究會，1983-1984年。
- 錢南揚校注：《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臺北：華正書局，1985年。
- 鍾兆華著：《元刊全相平話五種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

二、近人論著

- 王 紅：〈副詞「都」的語法意義試析〉，《漢語學習》1999年第6期。
- 王 紅：〈語氣副詞「都」的語義、語用分析〉，《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
- 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1980〕年。
- 呂叔湘：〈疑問·否定·肯定〉，《中國語文》1985年第4期。
- 沈家煊：〈複句三域「行、知、言」〉，《中國語文》2003年第3期。
- 谷 峰：〈「都」在東漢有沒有語氣副詞的用法〉，《中國語文》2015年第3期。
- 武振玉：〈副詞「都」的產生和發展〉，《社會科學戰線》2001年第5期。

- 徐烈炯、劉丹青：《話題的結構與功能（增訂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1998〕年。
- * 徐烈炯：〈「都」是全稱量詞嗎？〉，《中國語文》2014年第6期。
- 徐晶凝：《現代漢語話語情態研究》，北京：崑崙出版社，2008年。
- * 袁毓林：〈「都」的加合性語義功能及其分配性效應〉，《當代語言學》2005年第4期。
- * 袁毓林：〈「都」的語義功能和關聯方向新解〉，《中國語文》2005年第2期。
- * 張誼生：〈副詞「都」的語法化與主觀化——兼論「都」的表達功能和內部分類〉，《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1期（2005年1月）。
- 張麗麗：〈從使役到條件〉，《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5期（2006年11月）。DOI:106285/bcla.2006.65.01
- * 畢永峨：〈「也」在三個話語平面上的體現：多義性或抽象性？〉，戴浩一、薛鳳生主編：《功能主義與漢語語法》，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年。
- 湯廷池：〈從舊到新的功能原則談華語與英語「引介句」的對比分析（上）〉，《輔大外語學報》第8期（2011年7月）。
- * 馮予力、潘海華：〈再論「都」的語義——從窮究性和排他性談起〉，《中國語文》2018年第2期。
- 黃宣範：《漢語語法（修訂版）》，臺北：文鶴出版社，2012年。
- 楊榮祥：〈總括副詞「都」的歷史演變〉，《北大中文研究》創刊號（1998年6月）。
- 葛佳才：《東漢副詞系統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5年。
- 董秀芳：〈量與強調〉，徐丹主編：《量與複數的研究：中國境內語言的跨時空考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 趙元任著，丁邦新譯：《中國話的文法（增訂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1968〕年。DOI:10.978.962996/0582

-
- * 潘海華：〈焦點、三分結構與漢語「都」的語義解釋〉，中國語文雜誌社編：《語法研究和探索（十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 * 蔣靜忠、潘海華：〈「都」的語義分合及解釋規則〉，《中國語文》2013年第1期。
- * 蔣 嚴：〈語用推理與「都」的句法／語義特徵〉，《現代外語》1998年第1期。
- * 蔣 嚴：〈梯級模型與「都」的語義刻畫〉，程工、劉丹青主編：《漢語的形式與功能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 謝佳玲：《漢語的情態動詞》，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曹逢甫先生指導。
- 魏培泉：〈古漢語介詞「於」的演變略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4分（1993年4月）。DOI:10.6355/BIHPAS.199304.0717
- Giannakidou, Anastasia, and Cheng, Lisa Lai-Shen, “(In)Definiteness, polarity, and the role of wh-morphology in free choice,” ((不)確定性、極性和 wh- 形態在自由選擇中的作用) *Journal of Semantics* 23(2006), pp.135-183. DOI:10.1095/jos/ffi001
- Huang, Shi-Zhe (黃師哲), *Quantification and Pred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 Case study of Dou* (現代漢語中的量化與預測：以「都」為例)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96).
- Lee, Thomas (李行德), *Studies on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 (漢語量化研究)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86).
- Lin, Jo-Wang (林若望), “Distributivity in Chinese and Its Implication,” (漢語的分配性及其含義)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1998), pp.201-243.
- Xiang, Ming (向明), “Plurality, Maximality and Scalar Inferences: A Case Study of Mandarin Dou,” (複數、極大值和梯級推理：現代漢語「都」的案例研究)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7(2008), pp.227-245. DOI:10.1007/s10831-008-9025-9

三、網站資料

中央研究院語言所開發：「中央研究院中古漢語標記語料庫」，網址：
<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middle/>，瀏覽日期：2021年1月1
日至2021年3月15日。

中央研究院語言所開發：「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網址：
<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early/>，瀏覽日期：2021年1月1
日至2021年3月15日。

中央研究院語言所開發：「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網址：
<http://asbc.iis.sinica.edu.tw/>，瀏覽日期：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
3月15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發：「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網址：[http://
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瀏覽日期：2021年1月1日
至2021年3月15日。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Bi, Y.-O. (1994). “Ye” zai sange huayu pingmian shang de tixian: duoyixing huochouxiangxing? [The manifestation of “Ye” on the three discourse levels: ambiguity or abstraction?]. In H.-Y. Dai & F.-Sh. Xue (Eds.) *Gongneng zhuyi yu hanyu yufa* [Functionalism and Chinese grammar] (pp. 79-94).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College Press.
- Feng, Y.-L., & Pan, H.-H. (2018). Zailun “dou” de yuyi: Cong qiongjiuxing he paitaxing tanqi [Revisiting the semantics of “dou”: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xhaustivity and exclusiveness].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 177-194, 255.
- Jiang, J.-Zh., & Pan, H.-H. (2013). “Dou” de yuyi fenhe ji jieshi guize [How many

- “dou”s do we really need?].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 38-501, 96.
- Jiang, Y. (1998). Yuyong tuili yu “dou” de jufa/yuyi tezheng [Pragmatic reasoning and syntactic/semantic characterization of “dou”].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1, 10-24.
- Jiang, Y. (2009). Tiji moxing yu “dou” de yuyi kehua [Scalar model and the semantic characterization of “dou”]. G. Cheng, & D.-Q Liu (Eds.) *Hanyu de xingshi yu gongneng yanjiu* [Formal and functional studies in Chinese] (pp.123-132).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Pan, H.-H. (2006). Jiaodian, sanfen jiegou yu hanyu “dou” de yuyi jieshi [Focus, tripartite structure, and 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Mandarin “dou”]. In Chinese Language Magazine (Eds.) *Yufa yanjiu he tansuo*, Vol. 13 [The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grammar, Vol. 13] (pp. 471-488).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Xu, L.-J. (2014). “Dou” shi quancheng liangci ma? [Is “dou” a universal quantifier?].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6, 498-507, 575.
- Yuan, Y.-L. (2005a). “Dou” de jiahexing yuyi gongneng ji qi fenpeixing xiaoying [The summative function of “dou” and its distributive effect].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4, 289-304.
- Yuan, Y.-L. (2005b). “Dou” de yuyi gongneng he guanlian fangxiang xin jie [A new explanation of the semantic function and association direction of “dou”].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 99-109, 191.
- Zhang, Y.-Sh. (2005). Fuci “dou” de yufahua yu zhuguanhua: Jian lun “dou” de biaoda gongneng he neibu fenlei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ubjectivisation of the adverb “dou”: Also on the expressive function and internal classification of “dou”]. *Journal of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s Edition), 31(1), 56-62.

臺大中文學報

(第七十五期抽印本)

從量化到情態： 副詞「都」的演變

林 怡 岑 著

臺灣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印行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十二月出版